

阳光
书系

长篇小说

生死百年

闵良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长篇小说

生死百年

闵良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百年 / 闵良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80620-797-0

I. ①生… II. ①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872 号

生死百年

闵良 著

责任编辑 冯中鹏 谢 瑞

装帧设计 石 磊 张 洁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光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7841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80 千

印数 10000 册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20-797-0/I·148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生死之间,禅机无限

我一直坚信，多年以后，我一定会再回到青衣江边那块饱经沧桑的龟鼻石上想起四爷爷投水而死的那个下午。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四爷爷艰难跋涉了半个多钟头，才到达他跳了三次都没死成的犀牛塘。彼时的犀牛塘还是一副人间胜景，女人们正在欢乐地聊天和捶打衣服，几个光屁股孩子在塘边打棒子水，高山的倒影一波接着一波被推向远方，所有这一切都显得静谧安详。四爷爷就这样不识时务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跳了进去，溅得邻近的妇女满身是水。几个恶点儿的顺手就把捶衣棒扔了过去，说你这老东西想死找个没人的地方去。有的说滚回你们闵家祠堂去死，不要弄脏了犀牛塘的水。骂完，她们干脆坐在塘边，继续面带笑意地看着四爷爷的独角表演。几个孩子试图过去拉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但被一心想看笑话的妇女们喝止。她们肆无忌惮地开着四爷爷的玩笑，有的说啊呀闵四爷，你的长衫子破了，有的说四爷，你这次要是死不了，都对不起我们这些看客，我们都亲眼看你死了好几回了。

她们说笑的当儿，四爷爷的脚下猛地一震，一块松动的石头带着他迅速向塘心滑去。几个沉浮后，四爷爷终于顺着席卷而来的滔滔江水，被吸进了犀牛塘边那个深不可测的犀牛洞。等到妇女们回过神来时，塘里已不见四爷爷的踪影。这个老鳏夫成为第四十七个被犀牛塘吞噬的人，他的几根长长的白发顺水起伏，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着诡异的光芒。

上 部

佃户时代

二汪轻轻一拉，老汪的皮肤立即像墙上干裂的泥巴，咋咋地往下掉。从未出现过的死相震惊了整个犀牛塘，人们担心将会有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迟早要降临。

犀牛塘只是巴蜀大地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黑点儿，隐身于丘陵与峰峦之间，山川秀丽物产丰饶。它左靠青衣江，一地塘水便是青衣江水在此一个短暂回旋积下的福德；右靠两座高山，一名仙女一名野男。很久以前，山上全是葱葱郁郁的树和草——当然，还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动物，包括现在被视为国宝的大熊猫，至于小熊猫、金丝猴、白脸獾等更是漫山乱跑。他们都是犀牛塘的座上客，可以在人们吃饭时大摇大摆地探视，也可以天未见亮就挨个敲门，或以摇晃窗棂的方式唤醒这里的一个又一个清晨。犀牛塘背靠一条大冲。在四川，以“冲”命名的土地俯仰皆是，蔡家冲表明住在那里的人大多姓蔡，张家冲亦然。但冲本身却是

一个暧昧的词语，一如现在的小姐，你永远无法准确表述它的意思。有时我就痴痴地想，也许远古洪荒时代，这里不过是一段平坦的高地，突然有那么一天，滔天洪水从天而降，自高而低一泻万丈，像一个狂乱的书法家挥动如椽大笔在大地上任意涂抹。风静云止，原本平坦如纸的大地上从此有了丘陵，有了山头，有了青衣江，有了犀牛塘，也有了各式各样的冲。

至少在嘉庆皇帝收拾奸臣和珅的时候，我们闵家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正式身份还是汪家的佃户，和汪家人一起环绕犀牛塘而居。那时候，汪家的田地横跨青衣江两岸，汪家任何一个人从犀牛塘发出的声音，能得到方圆五里路的响应。每年秋天收租季节，整个犀牛塘都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汪家十个大围仓全部装满了黄灿灿的稻谷。每当此时，汪家老财主就会坐在打算盘的账房先生身边，笑眯眯地看着来来往往给他送租子的人们，说张家的丫头片子长高了李家的小儿子还穿着开裆裤之类的话。他一开心大家跟着开心，秤头上就不会计较高低上下。许多时候汪家会备上茉莉花茶水，人们一边在茉莉花浓郁的芬芳中等待收租，一边相互打问或者聊天，远比去天龙寺赶集更畅快。那种闲淡的日子里，地主和租户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野，他们的关系并不像电影《刘三姐》里头的莫老爷和农夫之间那么紧张。

说闵家的正式身份乃佃户的意思是，闵家当时的立命之本除了租种汪家的田地外，还有裁缝和郎中这两门技艺。裁缝是如何学成以及如何传袭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我们的老祖先经常在农闲季节为人浆布制衣。那个时候，青衣江水经常被染得红红绿绿，然后又被撕成一缕一缕顺流而下，像彩带掉进了江里。江边的桑树桉树上常常挂满了粗厚的布块，被风刮起时磕在树干

上丁当作响。现在的举人湾还流传着用闵家浆的布当刀杀死过人的笑话。浆的布是麻布，又叫夏布。讲究一点的夏布取自一种叫苧麻的植物，不讲究的夏布取自麻秆儿。我现在都佩服古人对语言的提炼能力。“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用于做布的麻则是这种植物的皮。二十年前，举人湾还传承着种麻的习俗。一根根高大笔直的麻秆被放倒，被人们集体运到田里沤泡，十天半月之后，泡得它骨酥肉麻，轻轻一拉，麻和秆便可以爽利地分开，麻表面上的绿色也无影无踪，变成淡白。妇女们便有了施展身手的机会，将麻匹拿去捣，把麻匹捣精后便成了麻丝儿。麻丝儿可织布，可纺线。我们闵家浆的布，便是自己捣出来的麻线织成的布。

受着现代工艺恩宠的人们自然无法想象麻布被浆后的坚硬，我却深有体会。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举人湾节俭的老太太都还在使用麻布做蚊帐以抵挡冬日的寒风和夏日的蚊虫，我外婆不幸也有一顶。比起薄如蝉翼的机织蚊帐来，麻布蚊帐厚重笨拙，一旦入水又奇重无比，比挂在青衣江底的渔网还难拖动。所以有了洋布之后，麻布又被贬为土布，地位较棉布还等而下之，即便在遥远的古代，有钱人家多半不穿麻布衣服。比如犀牛塘的汪家老财从不用闵家的麻布做衣服，他们使用比麻布轻许多的棉布。

关于浆布的具体工艺，我只知道一点，就是制浆需要各式各样的草料。这些草料来自仙女山和野男山，有的是草，有的是花，还有的是树根。二〇〇九年的一天，我去延安参观当年红色政权的展览，意外发现玻璃罩中陈列着一种树根，旁边的简短说明指出，红军就是用这种树根作染料给战士们的衣服上色的。那个时候我就感叹中国传统的食古和顽强，传统的古旧大多数时候会给

人以悲哀，因为它至少印证着一个民族百年甚至千年间在某一方面没有丝毫有益的进步和变化。

在上山采草料的过程中，我的祖先意外地发现了一些草药并成为远近闻名的半罐子郎中。闵家的郎中有没有达到悬壶济世的境界我不知道，但确实治好过人。而且，直到现在，举人湾附近的人们还在怀念闵家的“退犯”之术。

在医学相对普及的今天看来，“被犯”的症状或许就是临时性休克，有的或许是中暑，有的或许是高血压突然犯病，有的可能像羊角风那样突然抽搐。但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举人湾的人们一律呼之为“被犯”，意思是被一种莫可名状的邪恶力量侵犯了。我小时候，每年总会碰到那么几次有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找父亲，要求父亲出马退犯。记得最清楚的是有天早晨四五点钟，我们家的门被撞得山响，父亲急惶惶地开门，对方就说一句“我大爷（父亲的意思）犯着了”，父亲便折过身来，在破柜子上摸东西，直到摸着那只装着莫名其妙植物汁的祖传绿色小瓶，才如释重负地跳出门去。八九点钟过后，父亲满面疲惫地返回，手里拎着一只冠子被掐破的公鸡。退犯的脚步不能走得太远，因为耽搁久了，要么被犯的人自己悠悠醒来，要么就一去不复还。所以，闵家的退犯技艺很像一句俗语——“缸钵里的泥鳅耍团转”。

这只泥鳅很滑，我毕生只真切地见过一次，感觉它只是一种类似于巫术的东西。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离家比较近的一个远房表叔被犯着了。时至盛夏，天气暴烈，我那远房表叔就顶着烈日在玉米地里除草。玉米秆还小，远不能为他遮挡火毒的阳光。我的表叔赤臂挥汗，草帽都没戴一顶，像一个勇敢的将军在检阅他的部队，梯次从一排一排的玉米身边走过。可正在行进中的他却

渐渐失去了力道，慢慢软了下去，最后终于滑倒在锄把之下，口吐白沫人事不省，直到家人去叫他吃饭时才发现。等我跟着父亲来到离家二里地的表叔家时，表叔已被放到床上，脸色苍白，手脚冰凉，一家老少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先命寻来公鸡，掐破大红花冠，将鸡血滴进面前的一碗凉水中，碗上还放着两支搭成十字架的筷子。下一个步骤是画符，父亲掏出随身携带的一张黄纸，用右手食指蘸上鸡血，一边煞有介事地画着一边煞有介事地念词。等念完后，又把这张符烧成灰，然后将灰混进滴了鸡血的凉水中。这些准备只是序幕，这一切完成后，父亲命令用一个布帘把表叔遮住，只让他和我进去，不准外人偷看。我见他掏出口袋里的那个小瓷瓶，在表叔的人中、太阳穴和胸口上各抹了一点儿，然后不停地按摩。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表叔终于嗯了一声。这个时候，父亲精神大震，高声叫着把那碗掺有鸡血的凉水端进来。表叔家人如获圣旨般兴奋，将那碗水隔着布帘递了进来。只见父亲深吸一口气，将水含进嘴中，对着表叔猛喷。表叔就这样在满脸血花中悠悠醒来，不一会儿就下地如常了。那天中午，我坐在表叔对面，一边往嘴里塞着茶豆饭，一边不停地打量表叔，生怕他只是一张纸，只不过被父亲念过咒语而暂时变成了人。可是，饭桌子上的谈笑风生最后打消了我的疑惑，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父亲在众人面前历数他的救人伟绩，照他的说法，仅仅在那个夏天，他已经给七个人退过犯而且无一失败。

我曾经仔细想过退犯的过程究竟在哪一点儿上能让昏迷的人清醒。公鸡血？凉水？还是那个小瓶中的神秘植物汁？或者是穴位上的按摩？我想不通，即便此刻尚在人间的幺叔也绝想不通。

要说一点道理没有纯粹是骗人的玩意儿，不太可能，因为这项技艺传承了数百年，我的祖宗们靠它救活了许多人，我爷爷要癩皮那阵子，一度跑到周边的集市上，意图借此谋生。

那次经历没有让我产生济世救人要学退犯的念头，相反，地上挣扎的大公鸡和父亲嘴里的咒语让我不寒而栗。父亲死得过于匆忙，没想到要把这东西传承给我们。至今还把持着这门技艺的幺叔却一直耿耿于独传技艺却无人理会。直到我已在城里享受现代医学的今天，老家硕果仅存的幺叔还在不时念叨，希望我们有人能继承这玩意儿。可一听到这半阴半阳的东西，我们兄弟诸人都逃之夭夭。事实上，在医学知识通过广播、电视、收音机以及医院系统向农村不断传送的今天，幺叔身上的退犯技艺已久不行于江湖。一来被犯的人渐渐少了，二来即便有被犯着的，人们宁肯请村里的兽医也绝不请骨瘦如柴的幺叔，闵家数百年的退犯手段也在幺叔旱烟袋敲击桌子的声音中一次次地式微。

回过头来接着说汪家老财。人们都传说闵家和汪家交恶是从一个和尚开始的。关于这一段往事，祖先闵成龙的记述颇为详尽，翻译成现在的话，故事大约是这样的：

汪家老财是我们犀牛塘唯一的财主，一个很精瘦的老头儿，成天穿着半截裤子在院子外晃荡。汪老财每次见到我都会给我糖块。实不相瞒，整个犀牛塘就我一个人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刚开始那阵子我很有优越感，后来嫉妒我的伙伴就说，汪老财是你野爷爷，当然要给你糖啦。

这个问题总是萦绕在我脑际，别人只有一个爷爷，为什么我会有两个爷爷。我就回去问奶奶，奶奶红着核桃皮似的脸，闪着一种让

我至今无法理解的光芒，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我跑去问母亲，母亲则板着脸一声不吭，说都烂成骨头的事儿了，谁还在那里嚼舌头。只有问到爷爷那里，爷爷才会扬起精瘦的巴掌，声称要给所有知道此事的东西一个教训，包括狗。我长大后才隐隐约约地知道，也许我奶奶年轻时，曾经和汪家老财有过一段时间的非正常友谊。

但这些并不妨碍我和汪老财的儿子们交往，大汪二汪是我的好朋友。大汪比我们大得多，体格健硕且富有胆量，整个犀牛塘没有也不敢揍的，包括他父亲老汪。我就经常听到他对老汪咆哮说你再敢多说一句老子就打死你。老汪非正常死亡后，人们一度传说那是大汪打死的。二汪年龄跟我们差不多，但性格刚好与大汪相反，是我见到的所有动物中最孱弱的，我认为他还没有我的白脸犴强壮和勇敢。所以，二汪经常成了我们喝令从家中拿东西出来共产的对象。

汪家老财的大门正对着仙女山上的那个象鼻洞。犀牛塘边有两个洞，一个是象鼻洞，一个是犀牛洞。犀牛洞深藏在水下，只有天旱时才能看见，而象鼻洞则像仙女的玉臂伸在水中，似要搂走那一块美丽一般，是远近闻名的美妙风景。因为似大象鼻子卷曲而成，所以又名象鼻洞。据我那个颠三倒四的五爷爷说，那才是汪老财成为汪老财的真正原因——象鼻洞是犀牛塘远近唯一的风水宝地，洞里迁进进出出，出出进进，那就是财啊。我这个爷爷每次说到这里，嘴角都会流出一些难看的東西。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们一时难以考证，但从二汪嘴里，我们知道汪家真有钱，他们家院子里有石磨，狼狗以及粗壮的谷仓。当然，有一点二汪没有说我们也能想象，那就是老汪永远都睡在银元宝上，要不然，他不可能一天到晚都不干活，就知道晒太阳。

有一年，犀牛塘照例来了一个自称是峨山上的和尚，峨山是我

们对峨眉山的简称。说照例,是因为每年都会来,或是和尚或是道士。有的来化缘,有的来找龙脉,有的则可能啥都不干,游方迷路到此。这一次,来的是个化缘和尚,衣衫破旧,腰间还挂个小铃铛。但他既不唱歌也不唱词儿,默默地走到人家门前接受施舍。给红薯的,他摇头;给白米的,他便从背上取下布袋应承,然后坦然地接受,再默默地走开。

一开始我们并没注意到这个和尚,因为他既不敲也不唱,像影子一样行进在青山绿水之间。当时我们正在犀牛塘边抠泥鳅,他从小田鼠家拐过弯来时就被发现了,但我们懒得跟在他身后看热闹。直到二汪杀猪般嚎叫了一声“狗日的敢去我家讨粮”时,我们这才放下手中的泥团,抹了抹被稀泥蒙住的眼睛,一起盯着走向汪家的和尚以及发疯似的往家跑的二汪。二汪冲出去不远,和尚就回来了,看起来没有讨到任何东西,表情有些落寞,但他很快失去了继续在犀牛塘乞讨的信心和勇气,大步流星地离开了犀牛塘。

“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和尚走的那个方向,正好是太阳落下去的方向,一片彤红的晚霞从仙女山那边映了过来,把犀牛塘涂得血红血红,和尚的百衲衣在晚霞中飘飘荡荡,给人以仙风道骨之感,我们一时竟然看得傻了。

没几天,我们一群小孩子在塘边拾红豆子,二汪神气活现地说神仙给他爹托了个梦,说根据汪家的财运,应当在象鼻洞下建一个更大的磨盘,这样就可以承揽整个犀牛塘的碾米业务。说实话这个主意不错,我们吃的米都是各家各户的对窝里生产出来的。对窝取自附近山上的青石,手巧的石匠们能够将青石中间凿出一个一尺左右的洞来,再辅以一根圆木头,就可以舂米。千百年来,犀牛塘的大多数人都这么吃米,唯独老汪家不用对窝而是用石碾子。两种方法

弄出来的米截然不同，前者糙后者精，前者糠味浓厚后者几乎没有糠味儿。但汪家的石碾子不对外，仅供他一大家子使用。所以当人们听说老汪家要做大碾子时，一下子沸腾了。人们一边分享着将要告别糙米的兴奋，一边期待着早日开工。只有我爷爷听完我乱七八糟的叙述后，没有一丝兴奋之情，睁大眼睛踱出门去，遥望象鼻洞，很久没有说话。

二汪的话很快被老汪的实际行动印证了。那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我们在犀牛塘边抠完泥鳅，用铁线草串着泥鳅们的腮帮子往回走的时候，我看到老汪把我爷爷辈的人叫到大院子里，当众宣布了明天开工建磨盘的消息。

这个工程其实是这样的，先在仙女山上凿出一条沟渠，再建一个闸口，引来的水被堵在沟渠中，一旦开闸放水，水流将顺山而下，冲击安装在象鼻洞旁边的石碾子，然后就可以碾米了。石碾子可以依山取石，所以工程的关键就是从人迹罕至的山上劈开一条小道，砍断那些盘根错节，凿开那些坚硬的青石，建一条前无古人的小渠。

第二天，甚至早在白脸獾趴在窗户边上吱吱乱叫之前，爷爷他们就吆喝着起了床，吃过几个芭米粑后，登上小船往仙女山上走。当天下午他们有说有笑地回来了，爷爷大声地跟奶奶说从来没上过仙女山，没想到山上尽是些宝物，连做甄子用的香樟木，做椽子的沙木都有，只是路有些难走，野猪藤长得比人腰粗。爷爷添油加醋把我说得后悔万分，因为犀牛塘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桩事竟然与我无关地进行着。这一度让我后悔不该把爷爷的烟袋子藏进鸡窝里，否则，爷爷完全没有理由如此绝情。晚上，我主动给爷爷添饭，并且饭后怏怏地跑去给爷爷挠背。一家人莫名其妙的时候，我趁机提出明天跟着上山的要求，说完我一头埋在枕头下边，耳边光听到他们发自

内心的嘲笑声。可是第二天爷爷他们依然去得很早，那个时候，月光正透过瓦缝打在我的脸上，像露水一般清凉。

第三天，我和小田鼠正玩石子，猛听得远远山上有人喊，我们用手遮起凉篷眺望，看不见。我俩接着玩，猛然听得身后一阵响，原来是大汪带着几个壮汉上了船，扑通扑通往象鼻洞那头划时，弄出的水声。凭我看热闹积累下来的经验，我知道好戏来了。果然没多久，爷爷失魂落魄地跑进了屋子，额头上还渗着丝丝血迹。看着奶奶他们慌作一团，我甚至闪过一丝大逆不道的快意。原来爷爷他们在山上吃午饭时，小田鼠妈妈划着船经过象鼻洞回家，发现洞顶上滴着鲜红的东西。小田鼠妈妈便朝上喊，说你们谁弄伤了都不知道啊，血都快把塘水染红了。这话把大家吓了一跳，爷爷立即跳起来骂道，死婆娘乱喊啥子，七个男人好好的都没受伤。其他男人就站在山边上，边吃苞米粑边笑小田鼠妈妈多事。过了一会儿，狗刺猬爸爸跑到新凿开的石沟里去撒尿，尿着尿着发现上午砍断的树根正在往外冒红水，大家都挤过来看稀奇。人们心想冒一点儿也就罢了，没想到红水冒个不停。狗刺猬爸爸沾了一点儿在鼻子边闻，发现竟然带着血腥味儿。大家这才发一声喊，一齐涌下山来，扑上小船，疯似的往回划。

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渲染，老汪并不相信树会流血。他在众人面前踱来踱去，似乎要找到撒谎的突破口，但他最终还是失望了，每个人脸上都裹着大难临头的晦气，没有人愿意继续开工。一会儿大汪回来了，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水里碰到了拼命往回划的小船，但他显然无力阻止大家的恐慌，只好亲自上山看个究竟。也不知道是大汪年轻火气壮，还是真的有怪异，反正大汪回来对他老子说，啥都没有，哪里有什么血，一湖清水如旧，山上凿开的沟渠边也

没有任何异样。大汪和老汪尽管势不两立，关键时刻，老汪还是肯相信自己的儿子，老汪绕着院子骂了一阵子后，宣布明天照常上山，凿沟的计划无论如何不能更改。

以后的日子真的就不清宁了，开工第四天中午，有人竟从山上摔到犀牛塘里，像片树叶一样漂了好远，差点被卷进犀牛洞，幸亏顺青衣江而下的一只船及时救援。第五天临到下午收工时，嘎嘎爷爷竟然莫名其妙地在一块平地上摔断了腿。到了第六天终于出了人命，狗刺猬爸爸似乎惹恼了藏在巨石下边的一条泛着凶恶眼光的蛇，这条蛇似乎早已厌倦了他们无休止的敲敲打打，竟然趁人们休息时窜出来，狠狠叮了狗刺猬爸爸一口，然后钻进了密林之中。犀牛塘的人见过动物主动攻击人的，但从未见过蛇主动攻击人。正当人们觉得怪异时，狗刺猬爸爸已经渐渐倒了下去，终于口吐血水一命休矣，我爷爷甚至来不及就地采草药。第七天，再也没有人提上山的事儿——包括老汪和大汪。到了第八天，本来瘦弱的老汪突然彻底垮掉。以前，借助拐杖的力量，他可以像常人一样行走无忌。现在，他只能睡在藤椅上，说着上气不接下气的话。老汪这种表现吓坏了犀牛塘所有的大人和小孩子，我们去找二汪玩耍时，都只有远远地喊，再不敢跑到老汪家门口扯破锣嗓子。有好几家已经在烧香念佛了，狗刺猬和他妈准备去天龙寺的外婆家，永远不再回来。狗刺猬爷爷成天坐在塘边数手指头，空洞无神的眼光一直盯着仙女山，仿佛立志要看穿云石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秘密一般。

大人們的怪异除了供我们笑话和打发无聊的光阴外，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们的生活丝毫没有因为他们的惶恐而增加点不愉快的因子。有一天，二汪悄悄告诉我们说他都快要高兴死了，他听大汪说老汪恐怕滚不过这个炎热的夏季。二汪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回头望他